

• 1949—2001 •

烟台作家作品选

王康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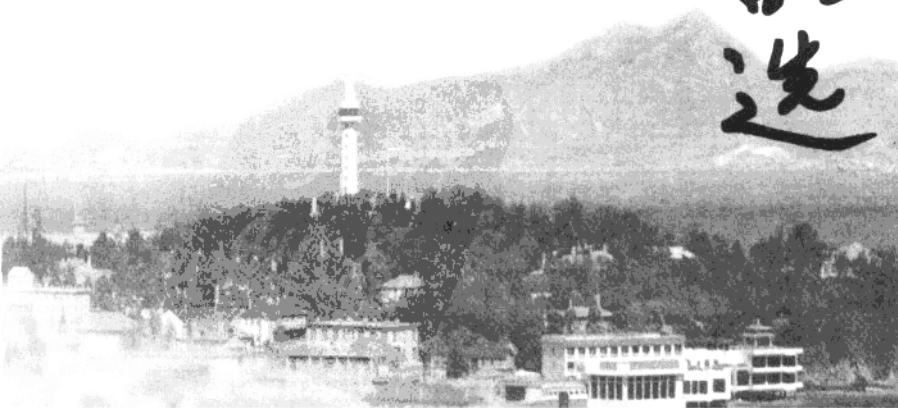


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烟台作家协会 编



名作家作品选

王蒙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台作家作品选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ISBN 7-5063-18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99605号

烟台作家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编者: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烟台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白联国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466千

印张:16.25

印数:001-2500

版次: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896-2/1·1881

定价:32.00元(全套:96.00元)

(精:40.00元 全套:118.00元)

高举先进文化旗帜，争取文学事业繁荣

（代序）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濒临黄海、渤海。烟台港唐代即为中国四大出海口之一，一八六二年开埠后，烟台成为中国北方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和对外重要的通商口岸。一九八四年五月，烟台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数代人相继开发建设烟台已成为一座美丽富饶的海滨城市。这里环境优越，气候宜人，物华泽丰，地灵人杰，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文化名人，给后人留下许多优秀的文章、诗篇及丹青、墨宝。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烟台的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的文学人才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一支人员众多、力量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这些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发表、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许多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文坛占有相当的位置。

今年七月一日，正值党的八十周岁诞辰。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烟台市文联、烟台市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烟台作家作品选》丛书，这是建国以来烟台文学成果的一次大总结，文学精品的一次大展示，是向党的八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但要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也要体现在文化上。“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进而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不能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是激励人类前进的灯塔。许多优秀作品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和共产党人投向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中华民族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上讲过，“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这既充分肯定了文艺的作用和地位，又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文艺作为时代的号角，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可取代的重要精神力量。希望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高举先进文化方向的旗帜，始终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丰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突破、超越自己的惯有模式和原有水平；深入生活，广取博采，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平中见奇，精益求精；以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秉笔为文，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塑造鲜活的文学形象，更有力地反映时代风貌，更有效地体现地方特色，从而走出烟台，冲向全国，洪大世界，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社会提供更丰富美好的精神食粮。

张心麟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日

目 录

追赶	康 林	3
江畔夜火	刘汉君	10
老师	李德芹	18
你喜欢谁	林 雨	33
小叔子	董克难	46
卖蟹	王润滋	56
美丽的红头巾	姜利国	65
母爱	张捷世	70
老霜的苦闷	矫 健	79
山门	张相林	98
晚年之声	相 惠	109
山村瓦匠队	杨学宽	119
神秘的模特儿	戴恩蒿	128
在小城	宋文治	145
觅	张雅文	154
顾经理	王永全	163
老蔡喜	郝 鉴	174
木罗鱼之火	卢万成	186
征服	官 杰	198
喜丧	李芳苓	205
故乡的老屋	王树村	217
黑洞	焦辰龙	226
酒徒	马海春	239

死结	陈占敏	246
浪女	李尚通	257
这个老人哟	马咏梅	262
埋	安家正	271
网	林红冥	282
困守旷野的树	于全胜	292
杀戒	矫成勋	305
福海的故事	梁国波	316
最后一缕麻络	张华亭	328
飘的故事	张力慧	341
翡翠鹦鹉	萧 平	350
跑城	赵曙光	357
大包子	周 政	361
等待	滕锦平	371
大火	娄 光	383
学着当厂长	林 火	396
秋枫	杜博生	407
戏中乾坤	于雷娃	418
雪境	凌可新	430
六月初六的喜事	于心亮	446
古墙	刘玉杰	452
老板的隐私	林德梓	461
精弟	林 深	476
碎片	王韶然	486
故土	吕伟达	497
城市过客	王冬梅	504

追 赶

康 林

—

我们气候站，一共才两个人。今年六月，站上的老刘同志又调走了，孤零零的只剩下我一个了。

老刘走了！我心里真难过……

三年以前，我和老刘到这个荒凉的海边来建站，又要盖房子，又要安仪器，一天天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我的思想也不对头，光想到城市干个工作，过个舒适温暖的生活；觉得在这没人烟的地方工作，简直是埋葬了我的青春，工作起来粗枝大叶，还常常牢骚满腹。

老刘，真是难找的好人！我无论怎样怨天怨地，他总是笑呵呵地工作。他知道我爱看书，每逢上城回来，就给我捎几本书，也捎些水果什么的给我吃。他知道我是个睡觉迷，晚上让我先睡下，然后便细心地整理一天的材料，整理好他的，又整理我的，发现错的地方，便悄悄的改过来。有时我半夜醒来，看见他还亮着灯整理我的记录，我也睡不着了。我看着他那慈祥的面孔上快乐的笑容，看着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便羞愧了，难过了，流泪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爱上了老刘，也爱上了工作。我敢说，要是碰不上老刘这号人，我非掉队不可！

说起来挺遗憾，老刘身上还有很多闪光发亮的东西，我还没来

得及学习，但他已经走了。

这些日子，工作起来老觉着别扭，像缺少什么。本来老刘走了只半个月，可是觉着像走了半年。特别是当我想起一件事情，脱口而出“喂，伙计”但没人答应的时候，就格外觉得屋子里空落落的，好似比平时宽大了许多。这时候我心里就叨念：新伙伴快来吧！——要是再来个“老刘”，我一定踏踏实实地向他学习；要是再来个“我”，我要努力学习老刘的样子来影响他。

二

早晨，我从观测场回来，站在红色的房子外面，猛吸着沁人肺腑的空气。我去观测的时候，柔和的海面正闪着银色的光芒，像无边的跳荡着的水银，但是一刹那间又被太阳染红了。天空、海水和沙滩，都镀上了一层金红，只有观测场周围的一行白木杆，还雪白雪白的。看着瞬息万变的大海，我不由自主地赞叹：“真是奇异的景色！”直到我觉得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才恋恋不舍地走进屋里。

我伏在桌子上算记录，算盘珠子噼噼啪啪地响，突然听到一声：“同志！”当我抬头看时，在我面前站着一个青年。我本能地感觉到，这是我的新伙伴到了。我刚要问他，他已把介绍信递给我。

看过介绍信，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陈燕同志，我等你很久了。”他顶多不过二十岁，粗壮高大的身材，黑红色的健康面孔，浓密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他穿着一套半新的蓝制服，气质是那么纯朴和谦逊。

吃过早饭，我给他介绍了站上的情况，接着便去看观测场。陈燕同志十分健谈，也挺有风趣，他那一闪一闪的大眼睛显得有点淘气。我们一接触就很亲热，他像对待他的老朋友一样，把一切都倾泻给我。他不让我称呼他陈燕同志而让我叫他“小陈”，因为这个称呼名副其实。他还说：“我是才出学校门的小学生，什么都不会，工作又没经验，你得好好帮助我。”

走出观测场，我领着小陈去参观盐田。走了二三里地，一条水

沟横在前面，我们脱下鞋子卷起裤管，哗啦哗啦地趟过去了。这里的水是咸的，刺得腿有点疼痒。

太阳照耀着盐田，池水像镜面一样平静，我们跳到池埂上，盐池里映着我们的身影。小陈指着一堆堆的盐说：“我们家乡的山是青的，这里的山却是白的。”说完便笑起来。

我对小陈说：“我还忘了告诉你，咱们收到天气预报，必须立刻传给盐场，要不，这些‘山’就被雨冲化了！”

小陈没吱声，默默地望着这些峥嵘的银山。

我们像一对快活的小鸟，在海边上转来绕去整整跑了一上午。吃过午饭，我帮助小陈铺好行李，并且叫他睡一觉。起初他说不想睡，但架不住我左说右说，就在床上躺下了。我心里正欢喜，谁知他又霍地爬起来，说：“快到观测时间了，等观测完了再睡。”我笑着把他按住，下保证说：“观测的时候一定叫起你来！”

小陈一躺下，就像放在床上一袋粮食似的，连动也没有动就沉沉入睡了。

观测的时间到了，我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脸上甜蜜的笑容，听着他发出的均匀的鼾声，不忍心叫醒他；不过我又答应了叫起他来。到底叫好还是不叫好呢？我不能充分考虑。谁都知道观测是有时间性的，差一分钟都不行。反正应该叫他多睡点觉，于是我便独自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蓦地爬起来，睁开两只闪光的大眼睛，翻身下床，拿着记录簿说：“走吧！”

我心里想：糟了。

小陈转身向门外走去，我一步抢上去拉住他，吞吞吐吐地说：“现在……吃饭啦……”

他生气了，很严肃地说：“王同志，我是来工作的。你，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

看着小陈这股“楞”劲，我笑呵呵地说：“你一路上怪累的，今天上午又和我跑了那么多路，先好好休息休息，把精神养得足足的，明天再生龙活虎地干。”说完，我没等他表示同意，就先接下了他

手里的记录簿。

三

小陈是个地地道道的青年。他的一行一动很敏捷，而且很有秩序。早晨他早早地起床，在院子里跑步，或者做广播体操。运动完毕，马上回到屋里学习。他尽力使生活过得美好，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把玻璃窗擦得又明又亮，把观测场周围的野草拔得干干净净，还对我说：“咱们这里没有树，如果栽普通的树不能活的话，就找一种耐碱的树苗栽在这里。等树长大了，咱们来这儿乘凉。”

我也正是个青年，可是在朝气蓬勃的小陈面前，显得很迟钝，似乎带点“老”味了。我还这样想：小陈会不会像有些青年人那样，刚干工作的时候热得冒火；天长日久又觉得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什么奥妙，不过也就如此！”而冷起来呢？——不能让他冷却！打铁要趁热，有时间该给他讲一些深深感动过我的“老刘的故事”。

今天我当班，当我走到了观测场，才发现小陈也跟着来了。他蹦蹦跳跳地拔着场里的小草。我观测完了，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只大螳螂，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条细线绳想把它拴住。一不小心，螳螂的两把大刀勾住他的食指，小陈蹙蹙着眉头，差一点喊出来。

我忍住笑，问他：“把它拿回去得了，何必拴它呢？”

小陈把螳螂拴在场边的一根白木杆上，说：“王同志，你忘了，咱们屋里贴的那张和全省气象工作者的挑战书上，不是写着：每旬的五号详细的检查一次仪器吗？”

“对呀！今天是七月五日了，咱们检查吧。”说完这句话，我的脸红到耳根子，火烧火燎的难受，心里责备着：“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会忘了呢！”

我和小陈在一起工作不久，觉得他是一个大胆、泼辣、热情而又认真的人。再过几天，又感到他身上还有一种好东西：比方晚上小陈校对我的记录，他对每一个数字都看了又看，算了又算，这时他脸上那种顽皮的笑容没有了，眼光一动不动地盯在记录簿上。所

以，说小陈优点的时候，还要加上“细心”这一条。

校对完了记录，小陈打开一个红皮的本子，对着灯出神地想了一会，随后拿起笔唰唰地写起来，大概是在写日记。

我有点疲乏，眼皮里像刷上胶水一样，老往一块粘。人家小陈在那里写，我怎么好独自睡觉呢！我勉强打起精神，翻开今天来的报纸，开始就觉得一行行的字在上面活动起来，像要飞；后来觉得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像一窝蚂蚁在纸上乱爬，究竟报上写的什么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慢慢地，头向桌子上一歪，就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的时候，小陈也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我揉揉眼睛，看见他在日记上写着：

终于到了我日日夜夜向往的工作岗位，这里有祖国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好好地干！

我已经和王同志说过，我的本事有限，为了名副其实，应该在姓的前面加个“小”字。我这样做，并不希望别人把我真的当成小孩子，自己也娇声娇气地装起来。真这样的话，才丢人呢！而且永远也不会进步！

这里的风景美得像画，不远的地方是无数的像方方镜子似的盐田；远方那绿晶晶的海面上，飘着像云朵一样洁白的帆船……

下面还有很多，被他的手遮住了。

四

七月的夜晚，屋子里热闷闷的，我们到院子里乘凉。

晶亮的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柔软的海风调皮地玩弄着我们的头发，一天的劳累悄悄地逃走了。我心里很高兴，准备有声有色地、详详细细地讲讲老刘的故事。

“你不是问过我屋里挂的那两面锦旗是怎样来的吗？这个功劳可得归到老刘身上。咱们站上要是没有老刘，连半面都得不到……”

“叮铃铃……”一阵急促而又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话，小陈嗖嗖地窜进屋去。

“喂，我是气候站，我在收你的电报。”小陈在屋里大声说。

一听是天气预报，我顾不得再讲下去了，也走进屋去。小陈迅速地译好电稿，我校对了一遍，就传给盐场各个生产工段。

各个生产工段的电话都接通了，唯有第三工段还没接通，这样只好把今天夜里十二点有大雨的预报，先传给其余各段。

传完后，我又使劲地摇电话机，手腕都痠痛了，仍然没有接话的。我失望地松开电话机的摇把，看见小陈那张失去平时光彩的面孔上，罩上一层暗影，还渗出了汗珠。我安慰他说：“少等一会吧，等一会会有接话的。”

“等一会再没人接呢？”

“那就再摇！”

小陈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说：“第三工段，是不是在一条水沟北面的那一片盐田？就是到我这里的第一天，咱们到那里玩耍的地方。”

“是，就是那里。”我肯定地说。

我又抓起电话机的摇把，狠狠地摇了一会。“喂，喂！”我大声呼喊，但回答仍然是沉默。

屋子里热燥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我是多么渴望听到接话的声音呵，便又狠狠地摇电话机。

小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王同志！我们不能再摇电话机了。再有一小时没人接电话，恐怕雨也要下了。到那时候再接上电话，盐，盐就要被雨冲化了很多。这么办吧，我把预报送下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小陈已经跑出屋去。

“陈燕同志！陈燕同志……”我撵出去，吆喝着：“你刚来了没几天，道路不熟，让我去！”小陈回过头来，固执地说：“我会送到的！”

我手忙脚乱了，费了好些时间，才把门锁好。

我跑着，追上了小陈。

“王同志，你不用来，我一定会把预报送到。”小陈说完，右

手向西北方向一指：“天！”

我顺着他的手望去：黑云聚集在天边，像无数的怪兽，准备向这里扑来。

我的头像挨了重重的一杠子，嗡嗡乱响……

小陈高叫了一声：“咱们快走！”

看样子大雨很快就要下！三工段的盐！……我为什么死守着电话机呢！该死！如果小陈不在跟前，三工段的盐场会受到多大的损失呀！小陈是刚来站上工作的，就能想方设法地完成任务；但我刚到这里工作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废零件……

不知道怎么的，我眼前闪动着老刘的影子，是他教我在这里扎下根，没在困难面前做可耻的逃兵；是小陈让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青年。

我很难过，很痛苦，很激动，很骄傲，我流出了眼泪。

小陈在我前面走着，我大步地追赶着他……

（原载《前哨》195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康林，男，国启芳之笔名，副研究馆员。1935年生于山东莱州。54年习作，次年发表诗歌、散文。57年发表短篇小说《追赶》（先后选入山东十年、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发表过《牧花》、《新月初上》等小剧本。72年后，有文论百余篇问世。

江畔夜火

刘汉君

傍晚，风沙悄悄停息了。雅鲁藏布江喧闹着，弯弯曲曲地往下游流去。蓝色的浪涛冲击着岸边的岩石，翻卷起朵朵银色的水花。西方的天际，淡抹着最后一朵彩霞，把江面映得红艳艳的。几只牛皮船，拖着船夫们低沉的歌声，顺流而下，不时惊起了在河湾栖息的一群群大雁。岸边的村庄上空，缭绕着几缕淡青色的牛粪火烟。屋顶上、树梢间，片片经幡，徐徐抖动，为虔诚的教徒向佛爷祈祷。花鸽从屋檐土洞里探出红尖嘴，“咕咕”叫着。衣着褴褛的农民，赤着脚，赶着牦牛，扛着“丁”字形的木犁从田野归来。

几个年轻的姑娘，背着细长的圆木桶，哼着小曲，到江边汲水。几辆载重汽车，沿着公路迎面急驰而来，她们刚闪到路旁，汽车就在身边“咻”的一声刹住了。姑娘们惊慌地尖叫了一声，再定眼一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才放心地咯咯笑了起来。那装满一车车黄橙橙的青稞，竟是这样的惹眼，马上便把她们深深地吸引住了。

“啊则啦！”她们兴奋地欢叫着。

一个小姑娘干脆扔下木桶，攀着领头的一辆汽车驾驶室车门，隔着玻璃嚷叫：“哎，本布拉，你们是来发放无息农贷的吧！”

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了，工作队队长王平走下车来，姑娘们立刻把他包围住，七嘴八舌地向他提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王平很想告诉她们，正是来给大家送种籽和粮食的，他极力从自己脑子里有限的

几句藏语中，搜寻所需的回答，但是怎么也凑不起一句完整的话。姑娘们调皮地相互做着鬼脸，咬着嘴唇暗笑。王平更窘了，急得满头大汗。

这时，身后传来几句标准的藏话，把王平想要说的全说了。大家回过头，才看清答话的也是一个姑娘，她正扒在引擎盖上检查发动机的故障。她看见人们的视线朝向自己，两颊有些发红，低下头也跟着笑了。

姑娘们听了，一溜烟往村里跑去，像获得了自己女伴要出嫁的消息似的，逢人便高兴地传诵着。

王平这才松了一口气，笑了笑，“卓玛，多亏你解了围。”

卓玛故意撇撇嘴，盯着王平说：“我这算鼓足干劲了吧？队长同志！一个人，是司机，又是翻译。”

农贷队到来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全村。这真是久旱降喜雨，涝天出太阳。

山岭的积雪刚刚消融，人们就吆喝着牦牛下地春耕了。多少克土地翻了六七遍，因缺种籽只好眼睁睁地搁在一边。到头人索康赛家里去借吧，“驴打滚”的利息又背不起，借一克^①地的种籽，秋收时全部收成只怕也抵还不清。前几天，老狐狸放出话来，说今年共产党不会再来发放农贷了，他们在西藏站不住脚。有的相信了，他们忍痛地向头人伸出了告借的手；有的人犹豫着，他们不相信头人的话，因为头人的嘴里从来没有过一句真话。但他们又有些怀疑：听说有不少坏人在捣乱，准备和共产党打仗，也许真的不来了吧？不！会来的，共产党从来没有骗过人。农贷队啊！决来吧，土地等待着种籽，人们期待着幸福……

现在，他们到底还是来了，老阿妈扔下手中捻牛毛线的纺槌，老阿爸忘记了转动手中的转经筒，孩子们像过节一样蹦着、跳着，年轻人的脸上漾开了笑靥，人们一窝蜂围着工作队，问这问那，好多碗酥油茶，好多盘奶渣和炒青稞米，一个劲儿地端了上来，使人应接不暇。

但人们注意的中心还是卓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簇拥着她。

注：①土地单位，相当一亩多地。

人们对她又羡慕又敬佩，但内心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藏族“阿姐”，看样子不过二十来岁，居然能开动这么大的汽车。有些姑娘反复地问她：“卓玛，你也是西藏人？怎么手这样巧！”“我哪一点不是西藏人，嗯？”卓玛骄傲地笑了，明亮的双眼，露出无限的深情，“跟你们还是邻居呢！我家就在江对岸。”

“阿姐拉，你出来开车，难道不想家吗？”一个小姑娘，夹袄破了露出了背脊，揪着卓玛新工作服的后襟，天真的发问。

卓玛被触到了痛处，发痴地怔了一下，顺手把小姑娘抱起来，嘴唇轻轻贴着她的小脸，眼角顿时涌出泪水。多少辛酸的往事，都翻上心头，她就这样默默伫立了许久，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卓玛已经没有了家。阿爸早就去世了，阿妈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她和哥哥扎西。当她十五岁那年，老狐狸索康赛看她年轻漂亮，嘴角一歪，便打下了坏主意，他勒令卓玛阿妈在一天之内还清几代人的宿债，否则就要抢走卓玛。当天夜里，卓玛难舍难分地离开了阿妈，由阿哥用牛皮筏送过江，逃进城里，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听说阿妈被老狐狸抓去，吊打得皮开肉绽，抬回家不到两天就死了。为了还债，扎西不得不忍着满腔的悲愤，卖身到索康赛家当奴隶……八年啦，由于索康赛的迫害，兄妹俩一直不能见面，只靠来往的路人捎个信。前些时阿哥的信上说：头人索康赛如今变得老实一点了，不再那样没头没脑地死命打他啦。这次，卓玛到这里来前，已经向队长王平请了假，打算明天就抽空过江去看阿哥。“现在我参加了革命，看索康赛还能把我怎样？”想起索康赛的狰狞嘴脸，她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她恨得牙痒痒的，昂起头来，圆睁着大眼瞥向对岸。江那边一座梯形的白色楼房，掩蔽在黑森森的林荫中，几扇黑洞洞的窗户，像怪兽的眼，在窥视着人们。她的眉毛痛苦得皱了起来，那就是索康赛的庄园啊，她仿佛听见阿哥正在头人的皮鞭下呻吟。

王平和几个队员从车厢里扔下帐篷，准备在广场上搭起帐篷过夜。一个长着山羊胡的老人，劈手一把抓住王平，扯住篷布，连声责怪地说：“这是怎么啦？你们千辛万苦为我们送粮食来，难道还能让你们住帐篷！”不容王平分说，老人一摆手，许多人围上来，把他们